

## 第一章 導論

### 一、撰寫的動機與方法的說明

莊子的思想無疑是中國文化極為珍貴的內容，而歷來對莊子思想之詮釋與說明亦不可謂不多。在如此豐富的詮釋內容裏，本書之用心及其可能之價值又果何在呢？

首先，我們必須了解，一位思想家之所以偉大，不只因為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之回應，更重要的，是他提出了永恆而普遍性的智慧。易言之，莊子所提出的問題及其解答，乃是人類永恆有且普遍有之問題及可能之解答。也因此，莊子思想永遠具有價值與意義。另一方面，雖然莊子思想有其永恆性與普遍性，但是這樣永恆而普遍的理，卻不能只是抽象的存在，它必然是經由人來加以詮釋或闡述。而人就其為個體存在而言，他必然有其特殊性，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與時空環境，是以其對如此永恆而普遍的理，亦因其存有的差異性而產生不同的感受。果如此，則本書的存在亦正是月印萬川中萬川之月，其雖由莊子來，卻亦有自家生命特有之經營在，此即可與以往及以後之心靈相磨相盪而共臻勝域，不必因前人已有所說，而取消自家心靈特有之內容也。《易繫辭傳》云：「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，生生之謂易。」則吾人特有之生命內容，正是道之無限內容之一，此亦為富有大業之內容；而吾人不同時代之反省，亦是日新不已之創造，此所謂生生之易，所謂日新之盛德。是以將吾人平心所讀之莊子，如實加以展現，亦正是做為一知識份子應有之責任與義務，此義無他

，亦在為人類文化盡一分心力而已。

其次，在歷來之註解中，古典之詮釋已非常豐富，同時，近人之相關著作亦有可觀。唯筆者總覺有憾者，一在古典之詮釋雖已提供穩固之基礎，供吾人研究莊子之參考，然畢竟缺乏較為系統性之詮釋，同時，古典之詮釋亦未與現代之思維方式相遇，是以前對現代思潮之回應是付之闕如的。相對的，近人之詮釋則不但在理論性、系統性上能補足古典詮釋之不足，同時亦對現代思潮做出相應之回應。唯近人之詮釋大多以莊子學為中心而施以整體性之說明，或者是對原典逐句註釋，較少對《莊子》內七篇逐篇進行理論性、系統性之詮釋<sup>①</sup>而本書之目的，亦即是企圖提供《莊子》內七篇逐篇之義理詮釋，經由此而展示出《莊子》內七篇之義理規模。筆者以為，對《莊子》內七篇逐章義理之詮釋，不但能扣緊文獻，而不致有虛蹈浮泛之病，而且能將其中之義理予以理論性、系統性之展示，使人能不為莊子之文字所障，而直探其中之精義，此即可兼顧文獻與義理兩面也。

既是以逐篇義理之詮釋為本書之主要內容，是以本書之方法首先經由古典詮釋之閱讀，而將文獻之內容及基本問題予以定位，而後再參考近人之詮釋，進一步挖掘文獻內容的理論性與系統性，而後再加以完整之詮釋。顯然，這樣的工作雖然在寫作時是逐篇詮釋，但是在逐篇詮釋之前，必須預設對文獻整體性之閱讀與掌握，以此避免各篇義理之不連貫。同時，本書之寫作雖然是一種詮釋，但是這種詮釋實即亦是一種重建的努力。我們參考古典及近人之詮釋，乃是對文化傳統之承襲；而我們在詮釋中的重建，則是對文化傳的回饋與開創。必有承襲、有開創，始能薪盡火傳，續人類文化永恆之慧命。區區之意，或即在是。

## 二、莊子其人其書

一如前論，本書乃是對《莊子》內七篇予以逐篇之詮釋，何以選定內七篇呢？理由無他，此乃是因為《莊子》書當以內七篇最可能為莊子所著，亦可能最可代表莊子思想者。以下請即簡述莊子其人其書。

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云：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為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闡；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、盜跖、胠篋，以訛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，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，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儒墨。雖當世宿學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恹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：千金、重利；卿相、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汙我。我寧遊戲汗瀆之中，以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意焉。

依《史記》，則莊子之人、書及其學問性格，皆有一約略之描述。關於莊子為蒙人一事，郎擎霄先生有一簡要之說明：

史記謂莊子為蒙人，裴駰史記集解引地理曰：『蒙縣屬梁國，』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序錄因之曰：『梁國蒙縣人也。』尋春秋莊十一年左傳，宋萬弑閔公蒙澤。賈逵曰：『蒙澤、宋澤名也。』杜預注曰：『蒙澤、宋地，梁國有蒙縣。』蓋杜以蒙於戰國時為宋地，於漢晉為梁國蒙縣。漢書地理志梁國領縣八，其三曰

蒙。謂莊子為梁人固當。而自劉向別錄云：『宋之蒙人也，』於是班固、高誘、陳振孫、林希逸皆以為蒙屬於宋矣。既以蒙屬宋，則謂莊子為宋人，亦當也。蓋蒙本屬於宋，及宋滅，魏楚與齊爭宋地，或蒙入楚，楚置為蒙縣，漢則屬於梁國歟？莊子之卒，蓋在宋之將亡，則亦為宋人也。<sup>②</sup>

同時，郎先生亦推定莊子生於周安王十二年至烈王六年之間（西元前390~370），卒於周慎靚王四年至赧王二十五年之間（西元前317~290）。<sup>③</sup>錢穆先生則推斷莊子生於周顯王元年至十年間，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。<sup>④</sup>此外，胡適之先生則認為莊子卒於西元前275年左右。<sup>⑤</sup>關於此，黃錦鉉先生在其《莊子讀本》中有詳細列舉諸家之說，唯仍只能推斷而無法確定。<sup>⑥</sup>

至於《莊子》一書，根據黃錦鉉先生的考證，其要點如下：

#### 1. 有關篇數：

莊子的書，漢書藝文志紀錄有五十二篇，其中內篇七、外篇廿八、雜篇十四、解說三。據經典釋文序錄說是由淮南王的門下客編定的。晉司馬彪及孟氏都替它作注，就是那個本子。以後其他諸家，像崔謨注是十卷廿七篇，內篇七，外篇廿。向秀注是廿六篇，都沒有雜篇，這許多本子，都已經失傳了，不能夠了解其中篇章的次第，現在所傳的，只有郭象的本子，共十卷卅三篇，其中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，日本高山寺卷子本有郭象的後序，說是經過刪節，合併篇章，因此比藝文志所著錄的少了十九篇。根據上面所記述，莊子分為內、外、雜篇，大概是在魏晉六朝的時候，不是原書本來面目。<sup>⑧</sup>

#### 2. 莊子內篇是莊子的作品：

可見說莊子內篇不是莊子的作品。是有困難的。大多數的學

者都認為莊子內七篇是莊子的作品。羅根澤在「莊子外雜篇探原」中，雖然對內篇並沒有加以肯定是莊子所自作，但言外之意也認為莊子內篇是莊子的作品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

我們看莊子內篇，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，自逍遙遊以至應帝王；由至人之无己到外則應帝而王，無論內容條理，都是一貫而成的。

#### 3. 關於外、雜篇：

至於莊子外、雜篇的文字，後人一致的意見，都認為不是出於一人的手筆。但卻是重要的莊學論文集，也是從莊子到淮南子之間的道家思想的橋樑。<sup>⑨</sup>

黃先生之考證實乃持平之論，茲從之。<sup>⑩</sup>

### 三、本書的主要內容

本書主要由九章構成，分別處理《莊子》的內七篇。第一章為導論。第二章乃在展示〈逍遙遊〉之主要精神及其發展，此中乃是以主觀的境界型態為主軸而加以貫串，並通過小大之辯、堯與許由等問題，比較了牟宗三先生與唐君毅先生、王邦雄先生間不同的詮釋系統，並說明道家後學發展的可能途徑。第三章，在處理〈齊物論〉，主要是以實踐優先及主觀的境界型態為基礎，逐步說明〈齊物論〉之工夫義，並釐清莊子齊物乃是不齊之齊的境界型態，而其對知識亦是採取一消極地去執去礙，而不在積極提供知識。第四章則在解析〈養生主〉一篇之義理，以「緣督以為經」為核心，展示庖丁解牛、公文軒及右師、秦矢弔老聃之諸義，以此說明生也有涯與知也無涯究應如何安頓，並以此而可養親盡年。第五章，在說明〈人間世〉的應世態度，亦即是重在對人的社會性存有之性格之剖析，由此說明人在回應其做為一「社會存有」

(social being) 所應有之態度，此即莊子在回應人間世之態度所在。第六章以〈莊子〈德充符〉的自處之道及其相關問題〉為題，展示個人生命之命限，如何始能與德合一，而能全其才而不形其德。第七章乃在處理莊子〈大宗師〉中的真人觀，而〈大宗師〉對道、對人之主張，亦是本篇所論之內容。第八章在析論〈應帝王〉中的明王之治與四門示相義，由此說明莊子政治思想之特色及其可能之限制，並對四門示相義予以解析與定位。第九章以莊子思想的時代意義與社會功能為結論。

### 註 釋

- ① 牟宗三先生在《才性與玄理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78年）一書中，曾依郭象注而對〈莊子〉內七篇有逐章而系統性之說明，其義甚精。然牟先生也只是針對其中一義為之說明，內容並不夠周延而完整。另一方面，唐君毅先生在《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》卷二中，亦有類似於牟先生之說，然亦嫌簡略。
- ② 郎擎霄，《莊子學案》，（台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民63年），頁2。
- ③ 同註二，頁4。
- ④ 錢穆，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（作者自印，民76年），卷三，頁269。
- ⑤ 胡適，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，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50年），卷二，頁19：「我們知道他曾和惠施往來，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後。大概他死時當在西曆紀元前二七五年左右，正當惠施公孫龍兩人之間。」
- ⑥ 參見黃錦鉉，《莊子讀本》，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74年），頁3~5。又頁3云：「莊子的生卒年，也是後世議論沒有決定的問

題。」

- ⑦ 同註6，頁9。
- ⑧ 同註6，頁13。
- ⑨ 同註6，頁14。
- ⑩ 王邦雄，《中國哲學論集》，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72年），頁57：「綜合以上三家之說，可知研讀莊子，無論出於文學欣賞或哲學體悟，均以內篇為主，外、雜篇惟天下、庚桑楚、寓言、秋水、知北遊等寥寥數篇可資參證而已；其中尤以天下與寓言兩篇，述及莊子之著書體例與哲學精神，為研究莊學者所必讀。」又，郎擎霄，《莊子學案》，頁29：「莊子內篇文旨華妙，精微奧衍，當是莊子原作，間或有後人羈入之語，然大致可信矣。外雜篇，自昔賢已疑其多為後人所偽託，即不然，亦為弟子所紀錄，故不可靠。」此二說亦可與黃說相支持。